

中国式现代化对外传播话语体系的建构路径研究

刘 昱 琪 吴 布 林

(广西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6)

摘 要:构建中国式现代化对外传播话语体系,是党和国家立足于“两个大局”交织激荡的背景,结合文明价值空前凸显、文明互动至关重要、文明对话正当其时的语境,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提出的一个重大而紧迫的时代课题。中国式现代化对外传播话语体系承担着对外讲好中国式现代化故事、回应国际社会质疑的重任,也是展现“四个自信”的关键。长期以来,一些西方国家固守“西方中心主义文明论”,鼓吹“差异=不平等=优越”的错误论调,妄图将世界现代化强行引入“西方化”轨道,为中国式现代化对外传播话语体系的建构带来了巨大挑战。然而,随着国际格局深刻演变、国际力量对比不断调整,世界开始重新思考现代化话语格局的重构问题,越来越多的国家也开始将目光投向中国,为中国式现代化对外传播话语体系的建构提供了重要机遇。面对时代赋予的战略机遇和严峻挑战,我们必须立足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力、中华文明的滋养力、中国共产党的价值引领力,统筹主体定位、知识输出、叙事引导三大要素,以严密逻辑构建话语体系科学内核,以精彩故事彰显话语体系丰富内涵,以多维路径增强话语体系传播效能,倾力打造一个能够打动人、吸引人、感染人的中国式现代化对外传播话语体系。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共产党;对外传播;话语体系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29(2025)05-0025-11

DOI:10.19742/j.cnki.50-1164/C.250503

一、问题的提出与学术研究进展

“读懂中国,关键要读懂中国式现代化。”^[1]“精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2]104},打造一个富有创造力、感召力、公信力的中国式现代化对外传播话语体系,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虽有了大幅提升,但在国际上还时常处于“有理说不出,或者说了传不开”的尴尬境地^{[2]104}。因此,从国际传播角度出发,探寻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建构的多维路径十分必要且迫切。近年来,学界围绕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问题开展了系列研究,成果颇丰,主要聚焦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价值意蕴说。学界普遍认为,构建中国式现代化对外传播话语体系于国内外意义重大。从国内意义来看,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有助于表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主旋律,夯实中华民

收稿日期:2025-06-28

作者简介:刘昱琪,女,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党史党建;

吴布林,男,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党史党建。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强化党对重大突发事件新闻媒体舆论场主导权对策研究”(20XDJ003);广西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习近平关于精神独立自主重要论述研究”(YCBZ2024092)。

族伟大复兴的理论基础;以“两个确立”为基本原则,保证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进方向;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底色,赋予了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基因,筑牢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根基^[3]。从国际意义来看,有力驳斥了西方构陷中国式现代化的论调,科学回答了世界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疑惑和关切,有助于国际社会在读懂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上,更为客观且全面地认识“发展中的中国”“开放中的中国”“为人类文明作贡献的中国”^[4]。还有助于消解西方现代化理论的话语霸权、重塑国际话语格局、丰富世界现代化的理论样态,深刻改变人类文明进程^[5]。

二是现实困境说。当前,中国式现代化对外传播话语体系虽趋于成熟,但仍面临许多挑战。从外部看,中国长期面临西方话语权垄断、区域性话语供给乏力、意识形态偏见等挑战,“中国式现代化是什么”“中国式现代化为什么好”等话语在国际传播中暂未打开新局面^[6]。从内部看,中国式现代化对外传播还存在对外叙事话语解读不够、支撑对外叙事话语的学理基础不牢、对外叙事话语内容单调空洞等不足。在语际转换过程中,国际传播工作还面临认同困境与话语磨损等问题,这导致中国在国际政治场域中常陷入“有理难言”的局面^[7]。总而言之,中国式现代化对外传播虽已取得不少成就,但仍面临西方现代化话语优势地位难以撼动、中国式现代化国际化表达能力不强、中国式现代化议题设置水平有待提高等严峻挑战^[8]。

三是实践路径说。话语体系研究不仅是理论领域一种反思观念和批判方法,而且成为借由话语分析探讨现实问题解决策略的新通道。有学者认为,要坚守主体意识、夯实理论根基、善用辩证思维和优化国际表达,从话语建构、话语转换、话语传播等基础环节出发,通过生成独特对外话语问题域、筑牢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基础、多维度整合对外话语资源等路径,构建起清晰明确且共通互融的对外话语体系^[9]。也有学者提出,要坚持理论指导与文化遗产,丰富话语供给内容;多方协作与多点互动,增强话语传播能力;立足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夯实话语认同;关注人类现代化全球性难题,树立话语运用示范,形成与中国大国身份和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10]。

综上所述,就目前学界关于该命题的研究现状来看,虽然相关学术成果较多,已经形成良好态势,也为相关问题的研究提供了众多学理性参考,但仍有许多方面需进一步拓展与深化。例如,基础性理论研究需加强体系化,话语体系、对外传播话语体系等基本概念的内涵需进一步厘清并统一界定,等等,这也为后续学术研究留下了较大的空间。为此,本文拟从学理层面入手,深入剖析国内外现实环境,明确构建中国式现代化对外传播话语体系中面临的新机遇和新挑战;把握内生力量,明晰构建中国式现代化对外传播话语体系的内在优势和基础性动力;在认识中国式现代化对外传播话语体系构成要素基础上,探究构建中国式现代化对外传播话语体系的多维路径。

二、中国式现代化对外传播话语体系建构的外在推力

回首世界历史,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殖民掠夺、阶级剥削,迅速走上了现代化道路,并将西方现代化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固定模式,始终占据着世界现代化格局的主导权与话语权。尤其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长期通过意识形态话语恶意排挤与打压中国,这为中国式现代化对外传播话语体系的建构带来了巨大挑战。然而,随着国际格局深刻变化、国际力量对比不断调整,世界开始重新思考并认识社会主义,越来越多的国家也开始关注中国,这为中国式现代化对外传播话语体系的建构提供了重要机遇。

(一) 西方现代化话语霸权横行

在世界现代化过程中,西方国家凭借其经济优势极力推行西方现代化模式,企图通过控制舆论主导权和国际话语权,操纵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在西方现代性思想占支配地位的国际话语生态中,中国

式现代化始终被西方贴着“另类”与“他者”的标签,其国际传播也面临着西方政治极化问题外溢所带来的复合型挑战。

西方现代性思想的历史支配。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11]297}可见,西方现代化道路从一开始就带有侵略性和殖民性,是一条夹杂着他国人民血与泪的暴力与血腥之路,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产物。时至今日,西方殖民掠夺的侵略本性并没有就此消失,只是其方式逐渐由显性走向隐形。西方现代化本质上仍是资本主宰的现代化,西方国家仍积极推行资本跨越国界、遍布全球计划,旨在让广大发展中国家成为低价劳动力的供应地、廉价原料的提供者和低端产品的消费者,从而逐渐沦为其附庸。若有的国家自主探索现代化道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便会加以干涉,对其进行经济封锁、政治孤立、舆论控制,阻碍其现代化进程。例如,由于中国式现代化完全迥异于西方现代化,西方发达国家便在“中国威胁论”的基础上炮制出“中国新殖民主义论”“中国新帝国主义论”等论题,以此质疑中国式现代化的和平发展属性,极力压制中国式现代化的国际传播。

西方现代化模式的价值渗透。苏联解体后,美国一家独大,一超多强局面形成。美国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出发,深度定义了所谓的“普世价值观”,即美式自由和民主,还将西方自由主义视为实现现代化的唯一途径,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视为截然不同并相互排斥的两种现代化样态,并且强调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是一条非正常的现代化道路。长期以来,在“西方中心主义”思想的支配下,西方国家以自身的发展逻辑和发展范式为标准,大肆鼓吹西方现代化是现代化发展的理想模式,继续坚持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冷战思维。尤其在中国式现代化已然打破西方现代化模式的现实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开始无端指责和有意攻击包括中国在内的不符合西方现代化标准、违背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异类”,并将他们排斥在现代化语境之外,严重阻碍了中国式现代化对外传播进程。

西方主流媒体的话语垄断。近一个世纪以来,在资本的支持和运作下,西方主流媒体一直在国际话语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垄断着国际新闻在世界各地的传播。资本控制下的西方主流媒体基于政治立场和新闻价值的考量,不仅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进行话语排挤与打压;而且依靠所谓的“言论自由”,大肆渲染新闻事件,甚至通过编造谣言、营造虚假信息搬弄是非、混淆视听。一方面,英美等西方国家始终把中国视为“系统性对手”,在“价值观联盟”的基础上,通过多种手段勾连部分西方媒体,以打造国际舆论的“扩音器”,试图造成孤立中国的舆论态势。西班牙资深记者哈维尔·加西亚证实了这一点:“美国媒体设置议题后,其他西方媒体很难跳出这一既定框架,导致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的媒体重复着几十条非常类似的涉华新闻。”^[12]另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主流媒体试图利用自身的话语优势对华污名化,将“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完全对立,污蔑中国是破坏国际秩序的“修正主义国家”,大肆渲染中国式现代化的危害,以此瓦解中国式现代化对外传播话语体系。

(二)世界现代化话语格局重构的需要

西方国家凭借资本和技术优势,率先抢占国际话语权,主导国际话语体系。他们以西方价值体系为依据,以西方现代化模式为标准,建立起一套“普适性”的传媒网络,妄图以一元化话语体系引领国际舆论态势。这严重损害了国际话语秩序的和谐与稳定,破坏了世界媒体伦理规范与科学,阻碍了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因此,以中国式现代化助力世界现代化话语格局重构十分必要且紧迫。

构建世界多元话语体系的需要。西方国家借助自身所占据的意识形态主动权和主导权,以社会科学成果为支撑,以“西方中心论”“欧洲中心论”为主体,大肆宣扬所谓的“普世价值”,将其视为现代化的普遍遵循和广为信服的价值体系。更有学者认为,西方现代化是“业界标杆”,各国应将其视为金科玉律。这在很大程度上挤压了其他话语的生存空间,不利于世界多元话语体系的建构。

重振世界传媒公平正义的需要。在资本的操纵下,一些西方媒体利用技术操控舆论,违反了以“客

观报道为最高原则”的“新闻专业主义”^[13]。在某些资本主义国家,甚至出现了一些营销“影响力”的公司,他们手握成千上万个虚拟账号,每个账号中的“人”都被包裹成各行各业的人物,当需要制造舆论时,这些虚拟人物便开始在各类平台散播信息、传递西方价值观,以一种看似亲切、真实的形象赋予信息真实性和可靠性,以此造势、干扰视听。这看似是一场以信息技术决定媒体水平的战役,实际上是一场破坏当代新闻伦理的非正义之战。

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的需要。近年来,国际舆论环境日益复杂,舆论斗争也愈演愈烈。一方面,西方个别国家凭借强大经济实力支撑下的话语优势,通过议程设置,将国际议题政治化、边缘化,并利用围堵、施压、制裁等形式挑起意识形态对抗,制造分裂和争端,严重危害了国际社会的和谐稳定。另一方面,以资本增值为目的的西方资本主义,不断扩大其活动范围,进行资本扩张,这不仅拉大了南北差距,导致贫富分化加剧,更掀起了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等逆全球化狂潮,由此引发了世界经济延缓、国际社会动荡不安等全球性问题。此外,从国际格局角度看,随着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以美国为主导的单极状态逐渐被打破,国际格局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这为中国方案破解世界困局提供了重要契机。

三、中国式现代化对外传播话语体系建构的内驱动力

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决定着事物的性质和发展方向。在构建中国式现代化对外传播话语体系的动力系统中,内驱动力作为一种基础性动力而存在,是发挥奠基性价值的动力要素组合,也是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对外传播话语体系建构的信心和底气。

(一) 马克思主义理论强大的指导力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14]马克思主义作为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为中国式现代化对外传播话语体系的建构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理论动力。

马克思、恩格斯虽很少使用“现代化”概念,但在剖析和批判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对相关问题作出了独特的、实质性的理解和阐释。在“现代化”逻辑上,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现代化绝不是各国步入现代化的唯一途径。在“现代化”内容上,马克思、恩格斯强调,在改造旧世界的过程中,要深刻认识和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物的本质关系,如果解决得不好,生产力中最活跃因素的人便会被物质、资本、技术所奴役、所挟持。在“现代化”目标任务上,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现代化绝不只是生活方式的改进和社会福祉的增进,而是“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15]20},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的哲学本质所在。可以说,马克思、恩格斯在“解构—建构”逻辑下形成的现代化理论,为后发国家探索现代化道路提供了理论指导。

“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16]35},才能真正从“认识世界”的武器转化为“改造世界”的力量。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坚守马克思主义之“正”的同时,立足中国发展实际、扎根中华文化沃土,先后创立了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成功创造了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之“新”。中国式现代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大成果,其核心特征体现在五个方面,即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而非人口体量较小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而非两极分化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而非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而非破坏生态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而非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这五大特征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超越了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

是行得通的,是管用的,经得起实践检验”^[17],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断焕发生机与活力、彰显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的逻辑必然,也是持续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出路。

(二) 中华文明深厚的滋养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18]中华文明不仅塑造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色,更赋予中国式现代化对外传播话语体系以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强大的精神力量。

一方面,中华文明的丰富内涵赋予中国式现代化对外传播话语体系以深厚的文化底蕴。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记载了中华民族在长期奋斗中开展的精神活动、进行的理性思维、创造的文化成果”^[19],凝聚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精神追求。其中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文化基因,为构建话语体系提供了富有鲜明个性、具有现实意义的价值理念。换言之,“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20],是文明更新的结果,其话语体系蕴含的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民主观、生态观均可溯源于中华文明。例如,“人类命运共同体”“和谐社会”“共同富裕”“以人为本”等理念,正是对中华文明“尚统一”“和为贵”“求大同”“重民本”思想的传承与创新。

另一方面,中华文明的当代价值赋予中国式现代化对外传播话语体系以强大的精神力量。中华文明历经千年而绵延不绝、迭遭忧患而经久不衰,原因在于中华文化的强大生命力、凝聚力和创造力。究其本质,中国式现代化对外传播话语体系的建构,就是党在现代化实践中,对中华文明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并不断为中国式现代化国际传播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的过程。创造性转化指的是,以中华文明的价值理念和思维方式为核心,对其内涵和表现形式进行现代转型,使其具有时代特色。例如,自古以来,中华文明以“仁义礼智信”为伦理根基,涵育人与人相处的道德准则。今日凝练升华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传承了这份千年智慧,更焕发出契合时代的光芒。创新性发展指的是,充分挖掘和提炼中华文化符号,然后进行拓展与延伸,以增强其时代感召力和影响力。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高度,着眼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高瞻远瞩地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21]。这一理念是中华文明“兼济天下”传统义利观的现实表达,科学回答了“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一时代之问,为人类向何处去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话语力量。

(三) 中国共产党崇高的价值引领力

在波澜壮阔的百年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胸怀人民幸福与民族复兴,心系人类进步与世界大同,不仅带领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更“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22]³¹¹,是构建中国式现代化对外传播话语体系的坚强领导力和根本保障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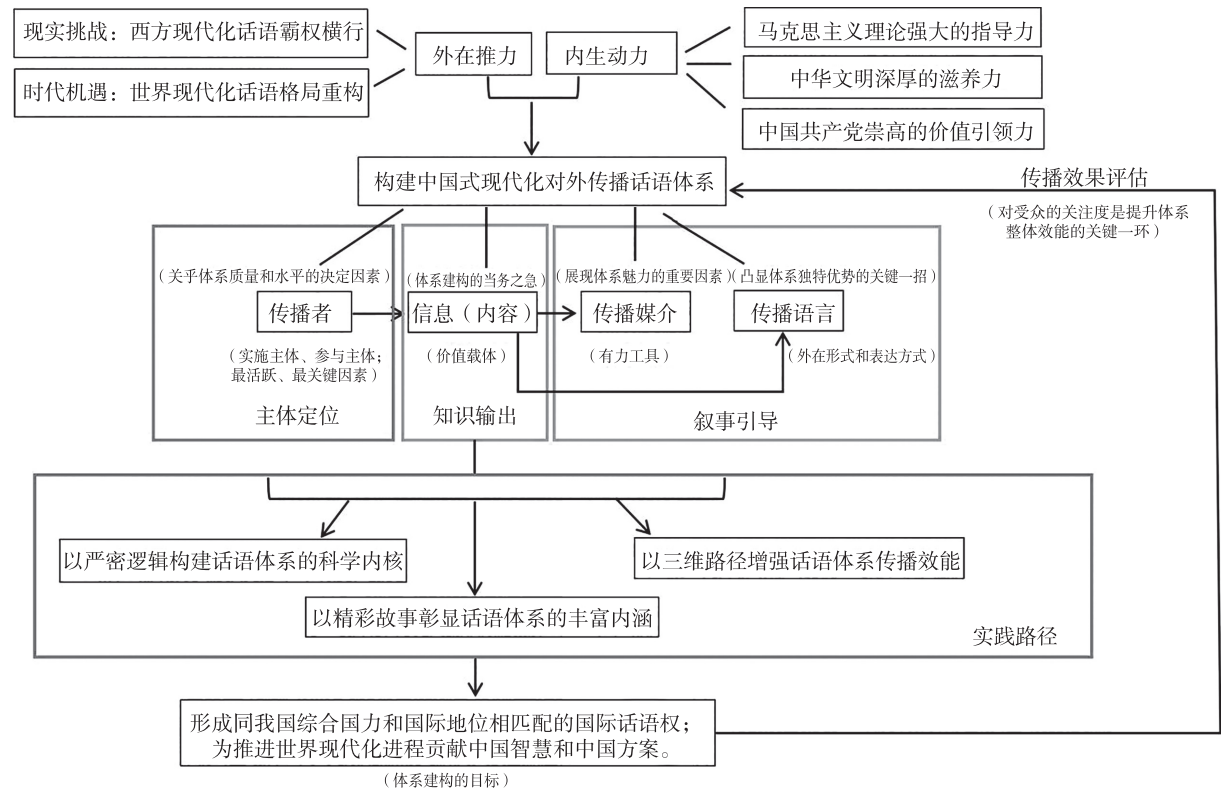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14]换言之,百年党史就是一部党领导人民接力探索现代化实践、深化理论认识的奋斗史。这一过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实现现代化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就,为现代化建设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为现代化发展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创新突破,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历史雄辩地证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国家和民族兴旺发达的根本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幸福安康的根本所在”^[23],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根本方向、向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砥砺前行的根本保证。

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胸怀天下,以世界眼光审视问题,以世界胸怀包容问题,以世界担当处理问题,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担当。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新路径,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全球视野、世界情怀和国际担当。

“这种政治胸襟和伦理气度深刻影响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观,促使其在推动自身发展的同时实现价值效应外溢”^[24],为中国式现代化对外传播话语体系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内驱动力,也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方案。

四、中国式现代化对外传播话语体系的主要内容

中国式现代化对外传播话语体系是一个多维联动的有机整体,而非抽象孤立的存在。广义上,它涵盖话语在现实传播场景中生成、建构与运作的全过程;狭义上,其核心结构由主体定位、知识输出、叙事引导三大要素构成。三者各司其职,通过科学规范的运作机制共同推动体系有效运转。系统把握这三大要素及其互动关系,是理解中国式现代化对外传播话语体系内在逻辑的关键。



（一）“主体定位”是关乎话语体系质量和水平的决定因素

“主体定位”即话语主体,通俗来讲就是“谁在说”。话语主体是指利用言语表达或符号表征,确立自身合法性与价值立场,以谋求社会认同的群体或个人。作为话语体系中最活跃的关键因素,话语主体是信息传播的发起者和执行者,不仅决定着传播内容、媒介选择以及表达方式,更直接影响话语传播效能。尤其是在数字媒介盛行的新媒体时代,国际传播日益呈现出跨国性的人际传播态势,个体高度凝结在全球交互网络中,个体与个体跨越国界的情感联结,构成了最基本的文化交往范式。因此,自主构建中国式现代化对外传播话语体系,不仅要明确国家、组织、机构等行为主体的定位,还应凸显个体在国际传播中的能动地位,从而构建起上下互动、左右联动的“大宣传”格局,实现传播效果最大化。

（二）“知识输出”是全力构建话语体系的当务之急

“知识输出”即话语内容,通俗来讲就是“说什么”。话语内容是话语主体表达价值主张、彰显价值追求的有效载体,映射着“话语主体所关注的与自身利益相关的观点和理论”^{[25]87},内嵌着话语主体的价

值立场和利益动机。中国式现代化以其鲜明的标识性、时代性、重要性,深刻影响着党的执政理念、执政方略、执政方式、执政能力、执政目标,是中国共产党执政话语体系中新的核心话语,其对外传播更是展现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智慧的一项战略任务。然而,从国际背景来看,西方常利用话语“预先构建”(preconstructed)来操控话语叙事^{[26]113-118},“试图达到某种意识形态立场的话语论证合法化”^[27],这使得中国式现代化对外传播长期处于弱势境地。要想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由“他塑”走向“自塑”,就必须对外讲好中国式现代化何以可能、何以形成、何以取胜的故事,凸显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凸显中国式现代化的优越性,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和时代价值。

(三)“叙事引导”是展现话语体系魅力的重要环节

“叙事引导”即话语表达,通俗来讲就是“怎么说”。话语表达是话语内容对外传播的有效途径,是从实践层面探讨如何实现话语传播最优化、如何提高话语体系质量和水平。话语表达主要以传播媒介和传播语言为载体,实现了传播形式与话语内容的高度统一。一方面,话语表达是对外传播过程中信息传递和思想表达的媒介体系,传播媒介是话语表达的有力工具,是展现体系魅力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传播语言是话语内容的外在表达方式,是凸显体系独特优势的关键一招。在复杂的国际舆论环境下,部分媒体难以精准定位国外受众的思维方式和接受习惯,仍然惯用传统叙事思维,执着于正面宣传的宏大表述,局限于自上而下、单向度、灌输式的模式,从而导致预期传播效果大打折扣,话语体系也难以“落地”。为此,必须要正视中外文化的差异,既要秉持融合思维,推动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有机结合,达到1+1>2的效果;更要创新话语语态,增强话语感召力,打造一个具有强大生命力、说服力、影响力的话语体系。

五、中国式现代化对外传播话语体系建构的实践依托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28]87},“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着力提高国际传播影响力、中华文化感召力、中国形象亲和力、中国话语说服力、国际舆论引导力”^{[29]316}。因此,构建一个能够打动人、吸引人、感染人的中国式现代化对外传播话语体系显得尤为重要且迫切。

(一)“道”:以严密逻辑构建话语体系的科学内核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而不是别的什么现代化。”^[14]这就决定了构建中国式现代化对外传播话语体系,必须遵循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的严密逻辑,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保证方向不偏。

坚守根本原则: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立场决定理解、规整思想^[30],是观点、方法等其他一切问题的前提^[31]。因此,构建话语体系首先应明确价值立场这一根本性、原则性问题。一方面,只有坚持党在话语体系中的主体地位,发挥党作为领导者、开创者、推动者的关键作用,才能保障话语体系的建构方向及前途命运。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人民性”的价值归宿,从根本上决定了构建话语体系必须始终站稳人民立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习近平总书记曾反复强调,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32]154}。构建中国式现代化对外传播话语体系,就是既要坚持党的领导,体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又要充分反映人民愿望、维护人民权益、增进人民福祉,大力彰显“人民至上”的话语底色。

明确话语导向: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和革命性源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为世界社会主义指明了正确前进方向。”^[33]构建中国式现代化对外传播话语体系是一项系统工程,其整体建构和高效运作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根本遵循,将现实观照转化为哲学命题,“以实践为生长点,遵循实事求是原则、系统性原则、辩证性原则”^[34],正确处理共性与个性、整体与部分的关

系,既要从全局出发,全面把握,实现中国特色叙事与世界关切的共鸣;又要善抓重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全局统筹中凸显中国特色;还要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使理论在实践中迭代升级,进而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理论成果反哺实践,全面提升话语体系的学理自洽性与跨文化感召力。

打破固有观念:构建融通中外的叙事逻辑。在西方现代性思想占支配地位的国际话语生态中,以中国为首的后发国家时常面临“有话说不出”“说了没人信”的尴尬局面。为打破传播困境,破解之道在于以开放、平等、共享、互动的叙事观,打造一套兼具原创活力与普遍规律的叙事体系。一方面,要打破意识形态藩篱,摒弃零和博弈逻辑,精准识别中西方文明的共鸣点和差异域,以宽阔的胸怀包容差异,以“求同存异”的智慧批判性借鉴西方治理经验,将外宣工作的矛盾转化为对外叙事的新动能。另一方面,要坚持独立自主,坚守根本立场,坚定“四个自信”,在党的领导下“走自己的路”,严防陷入西方蓄意设置的话语陷阱。唯有“突破传统理念”与“巩固主体地位”有机统一,才能在构建中国式现代化对外传播话语体系中,确立既彰显中国智慧、又回应人类社会共同关切的元叙事权威。

(二)“事”:以精彩故事彰显话语体系的丰富内涵

讲好中国故事的关键是讲好中国式现代化的精彩故事,就是要讲清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逻辑,讲透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讲响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这是当前我国国际传播领域的一项全局性系统性的战略任务。

讲清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逻辑,就是在大历史观视野下,从古今对比、中外对比、新旧对比的视角,讲述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生成,分析其演变机理、讲明其历史规律,以此凸显党和人民选择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彰显中国共产党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定力和历史韧性。中国式现代化历史叙事,要坚持历史连续性与阶段性相统一,既要从长时段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脉络和话语变迁,讲清中国共产党如何在独特的文化传统、中国国情和历史命运下,将中国式现代化“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又要精准把握中国式现代化在各个历史阶段的理论与实践,讲清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方位与领导主体、本质要求与重要特征、价值追求与战略部署,突出各历史时期中国式现代化话语鲜明的时代特色。

讲透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核心在于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特质,凸显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优势,以此增进国际社会的多维认知。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是中国式现代化优越性的有力例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脱贫攻坚不仅要做得好,而且要讲得好。”^{[35]14}以真实扶贫事迹为蓝本的电视剧《山海情》,自2021年首播以来,已跨越50多个国家和地区,推出20多种语言译制版,向世界传递了“上下同心、尽锐出战、精准务实、开拓创新、攻坚克难、不负人民”的脱贫攻坚精神^{[36]19},介绍了党领导人民消除绝对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中国经验,回答了为什么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只有中国实现了快速发展和大规模减贫同步的人间奇迹。截至2023年6月底,该剧在YouTube平台播放量超1600万次,内容展示量逾1.3亿次(首集播放164万次,点赞8000+),在海外刮起了一股强劲的“山海风”,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全球“破圈”传播^[37]。

讲响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关键在于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讲清楚讲透彻中国式现代化为全球发展创造的新机遇、为发展中国家探索现代化道路提供的新思路、为推进人类现代化进程作出的新贡献,以此彰显中国共产党的全球视野、世界情怀与国际担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追求的不是中国独善其身的现代化,而是期待同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各国一道,共同实现现代化。”^[38]十多年来,共建“一带一路”从中国倡议走向国际实践,成为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的全面启动,中老铁路、匈塞铁路、蒙内铁路、雅万高铁的投入运营,斯梅代雷沃钢铁厂的生机重现,有力展现了中国式现代化全面助力“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突出贡献,深刻印证了中国式现代化惠及全球的时代价值和世界意义。这些真实而又生动鲜活的故事更应重点讲、反复讲,

讲出味道、讲出新意、讲出力量。

(三)“术”:以三维路径增强话语体系传播效能

构建中国式现代化对外传播话语体系,不能自说自话、盲目发力,“要把握国际传播领域移动化、社交化、可视化的趋势,在构建对外传播话语体系上下功夫,在乐于接受和易于理解上下功夫,让更多国外受众听得懂、听得进、听得明白,不断提升对外传播效果。”^[39]³¹⁹

就主体维度而言,对外讲好中国式现代化故事,“不仅中央的同志要讲,而且各级领导干部都要讲;不仅宣传部门要讲、媒体要讲,而且实际工作部门都要讲、各条战线都要讲”^[22]¹²²,各主体相互配合、共同发力,建成“大宣传”格局,形成“大合唱”之势。第一,各级党委要肩负起政治领导责任,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着力汇聚宣传新合力,达到众人拾柴火焰高的效果。第二,主流媒体作为党和国家的“喉舌”,要以坚定的立场、科学的态度、理性的思维有力宣传,力争掌握话语主导权。第三,加强与海外华文媒体交流合作,实现资源整合与信息共享,形成共振效应^[40]。第四,激发青年群体的宣传主动性,有益引导与培养意见领袖,促进多级互动传播。

就语言维度而言,既要创新话语语态,打造融通中外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达;又要运用符合国外受众习惯的话语表达,增强话语感召力。一方面,要加大原创性话语供给,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形成的原创性思考、时代性概念和理论化表达。但是,推崇原创性话语并不意味着排斥其他话语,而是要摆脱对西方话语体系的迷信,既“不能完全脱离西方主导的‘流行话语’,又必须坚持自身的独特话语”^[41]。另一方面,在讲事实、摆道理的同时,要情理兼顾,以理服人、以情动人,坚持跨文化传播意识,充分考虑国外受众信息接收习惯和心理反应,以生动的内容激发受众兴趣,引发受众情感共鸣。总而言之,唯有在话语受众(主体)与传播话语(客体)之间产生共情,才能实现在话语中讲得通、内容上记得住、行动上做得好的良性互动;唯有使国外受众对话语内容嵌入真情实感,实现受众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层次认同,中国式现代化对外传播话语体系才能真正展现出其建构成效和实际价值。

就空间维度而言,要强化互联网思维和一体化发展理念,“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和新兴媒体发展规律”^[42]¹¹⁷,加快形成全媒体传播新格局。推动媒体融合必须遵循互构逻辑,实现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资源共享、融通互促。首先,要强化互联网思维,运用 AI、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视听化呈现,以沉浸式的互动体验,实现“一图胜千言”的传播效果。其次,要高度重视并积极推动传统媒体的时代化转型,实现与新媒体的跨界融合、协同发展,多维度汇合媒介力量,达到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多元传播、融合发声、立体呈现的多维立体宣传效果。最后,各媒体应始终保持自身的独立性,“时刻谨记媒体融合不是内容重复、资源浪费的简单叠加,而是专业和技术的深度融合”^[43],通过增强立体空间在场感,运用多元交互载体展现共享价值。

加快构建中国式现代化对外传播话语体系的任务十分紧迫且任重道远。新征程上,我们要深刻认识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中国式现代化国际传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加快自主构建和对外传播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步伐,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式现代化话语的认知认同,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有利的外部舆论环境。

[参 考 文 献]

[1] 新华社. 习近平向 2023 年“读懂中国”国际会议(广州)致贺信[EB/OL](2023-12-02)[2025-06-14]. https://www.xinhuanet.com/world/2023-12/02/c_1130004920.htm.

[2] 中共中央宣传部.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 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4.

[3] 倪国良,郭朋成. 中华民族复兴视域下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建构[J].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5):

17-25.

- [4] 徐奉臻,郑培娥. 价值·条件·路径: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国际传播的三维探赜[J]. 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2):1-8.
- [5] 刘世强,杜敏敏. 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建构及其世界意义[J]. 思想教育研究,2023(10):76-83.
- [6] 宁雨奇. 现实挑战与未来策略:建构更有效的中国式现代化对外话语体系[J]. 对外传播,2024(12):54-56.
- [7] 林建华,王君. 论新时代对外叙事话语体系建构:问题、逻辑与理路[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2):131-143.
- [8] 金伟,张钰. 中国式现代化的对外传播探析[J]. 教学与研究,2024(10):107-116.
- [9] 谢璐妍. 论构建中国式现代化对外话语体系的三重维度[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4(12):60-68.
- [10] 刘燕妮.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国际话语权提升的影响因素和实现路径[J]. 重庆社会科学,2024(1):33-46.
- [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12] 普韵乔.“起底美国”舆论斗争系列报道[EB/OL](2024-10-30)[2025-06-26]. http://www.zgix.cn/2024-10/30/c_1212404994_3.htm.
- [13] 王钊,顾淑霞. 反思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双重标准”[J]. 人民论坛,2020(20):114-115.
- [14]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 人民日报,2022-10-26(1).
- [15] 习近平. 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 [17] 白显良. 深刻理解“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N]. 光明日报,2023-03-22(6).
- [18] 习近平.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J]. 求是,2023(17):4-11.
- [19] 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牢记历史经验历史教训历史警示 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N]. 人民日报,2014-10-14(1).
- [20] 李学仁. 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仪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正确理解和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N]. 人民日报,2023-02-08(1).
- [21]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携手同心,共担责任,努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杨洁篪在“北京论坛”(2019)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EB/OL](2019-11-01)[2025-09-29]. https://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zyjh_674906/201911/t20191101_9870511.shtml.
- [22] 习近平. 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
- [23] 本报评论员. 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 万众一心风雨无阻向前进——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N]. 人民日报,2020-09-06(1).
- [24] 田旭明. 党的领导何以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最大优势[J]. 马克思主义研究,2024(7):52-62,138.
- [25] 王永进. 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权研究[M].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
- [26] Michel Pecheux. Language, Semantics and Ideology[M]. New York: The Macmillan Press, 1982.
- [27] 吕伟松,赵庆寺. 中国式现代化对外传播话语体系的要素、逻辑和策略[J]. 学术探索,2023(7):58-65.
- [28] 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 [29]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
- [30] 张江. 前见是不是立场[J]. 学术月刊,2016(11):118-127.
- [31] 杨文明. 最根本的是立场问题——学习习近平总书记“8·19”讲话的体会[J]. 行政管理改革,2013(11):18-20.
- [3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
- [33] 习近平. 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是共产党人的必修课[J]. 共产党员,2019(24):4-7.
- [34] 周琳娜,邱雨.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对外宣传的重要论述探析[J]. 沈阳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6):481-492.
- [35] 习近平. 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讲话[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
- [36] 习近平. 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 [37] 王刚.《山海情》在50多个国家和地区“破圈”传播[N]. 宁夏日报,2024-09-04(3).

- [38] 习近平. 建设开放包容、互联互通、共同发展的世界——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2023年10月18日北京)[N]. 人民日报, 2023-10-19(2).
- [39]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 2020.
- [40] 张丹. 媒介融合背景下的主流媒体国际传播与国家形象塑造[J].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0(6): 17-19.
- [41] 侯惠勤. 意识形态的变革与话语权——再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话语权[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06(1): 45-51.
- [4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论述摘编[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6.
- [43] 刘昱琪. 新媒体时代强化高校舆论引导路径研究[J]. 潍坊学院学报, 2022(5): 92-95.

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Path of the External Communication Discourse System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Liu Yuqi Wu Bulin

(School of Marxism,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Guangxi 541004, China)

Abstract: Constructing the external communication discourse system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is a significant and urgent contemporary challenge proposed by the Party and the state. This challenge arises from the context of the “domestic and external situations” intertwining and interacting, where the value of civilization is unprecedentedly prominent,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civilizations is crucial, and dialogue among civilizations is timely. It aims to build China into a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in all respects to achieve the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rough Chinese modernization. The external communication discourse system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is responsible for telling the story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to the world and responding to the doubt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t is also a key system to demonstrate China’s confidence in its system, path, theory and culture. For a long time, some western countries have long adhered to the “western-centrism hierarchy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ir discourse myth of “difference = inequality = superiority” tries to bring the world modernization into the track of “westernization”, which has brought great challenges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external communication discourse system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However, with the profound changes in the international landscape and the ongoing realignment of international power, the world is beginning to reconsider the restructuring of the modernization landscape, and more and more countries are paying attention to China. This provides an opportunity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external communication discourse system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Facing the strategic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presented by the times, constructing the external communication discourse system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is to draw confidence and confidence from the guiding power of Marxist theory, the nourishment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the lofty value guidanc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fter integrating the three key elements of subject positioning, content output, and narrative guidance. We aim to construct a scientific core for the external communication discourse system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through rigorous logic, highlight its rich connotations through distinctive texts, and enhance its dissemination effectiveness through diverse techniques. Our goal is to create a discourse system that can touch, attract, and inspire people.

Keywords: Chinese modernizatio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external communication; discourse system.

[责任编辑:左福生]